目　录

“三·卅一”前国民党左、右派在四川的斗争
……张惠昌（1）

正确对待外国教师和专家——与日人交往的回忆
……周善培（24）

樊孔周与成都商业文化业
……范朴斋（28）

回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
……刘克俊（39）

国民党“中统”在成都的反动新闻活动
……邵　平　张元佑　李　英（64）

成都《工商导报》解放前的战斗历程
……安新贤　张西洛　陈泽昆　蔡应同　王家鼐（73）

记成都《新新新闻》
……陈祖武（88）

回顾历史教训，狠抓四川纺织业
……李　耕　丁淑真　钱兆芳（102）

解放前夕自贡盐业
……侯性涵　刘镇国　张毅甫　王九一（116）

抗战到解放时期的重庆猪鬃业
……刘伊凡（13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川肠衣——洋商垄断痛忆
……柴栋臣　梁恩荣（155）
抗战时期四川桐油的遭遇
……刘守仁（176）
联绵二百年的成都同仁堂
……姜梦弼（187）
杨森、喻凤岗、成都春熙路
……姜梦弼（202）
记抗战时期成都市私立中等学校
……梁　骧（211）
附录：
四川现代革命史料征稿目录（初稿）
……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230）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勘误表
……（236）

“三·卅一”前
国民党左、右派在四川的斗争

张 惠 昌

一、右派在四川的蠢动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日，孙中山先生令在广州设立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一九二三年冬，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决定采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民党内部一时发生分化，斗争激烈。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积极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改组政策；而右派邹鲁、张继、胡汉民、谢持等则竭力阻挠、破坏改组计划。四川的石青阳于七月五日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四川总支部长，回到四川。他回川后，完全背弃孙中山主张，根据谢持的指示，拉拢一部分前同盟会会员、中华革命党成员及国民社成员等，于十一月十五日组成国民党四川总支部，就任总支部长，以作反对孙中山实施三大政策的四川基地。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改组国民党，积极展开国民革命工作，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潮。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孙先生为了

排除右派势力的干扰，曾把阻挠改组的右派头头张继暂时囚禁，会后，又把破坏三大政策的冯自由等开除出党。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求全国组织健全起见，曾决议不准各省区党员自由组织或自行改组，必须由改组后的中央指派专员前往办理，以昭慎重。是年冬，孙先生应北方国民军冯玉祥的邀请，离粤北上商讨国是。孙中山到达北京后，冯玉祥逐渐为段祺瑞所排斥。段竟于一九二五年一月通电召集军阀分赃的“善后会议”，以抵制孙中山主张召集之“国民会议”。全国人民纷起反对。孙中山在极大愤慨中，不幸于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右派林森、邹鲁、张继、谢持、居正等，借赴西山哭灵，召开一届四中全会，组成“西山会议派”，后又在上海组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大肆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在四川负责的石青阳，受谢持的指使，惟恐中央派员来川指导改组，擅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九日，就总支部基础，自动改组，推出黄复生、朱叔痴、陶闇士、谢省城、郭崇榘（云楼）、陈炳光、唐德安、邓懋修、张良城（赤父）等为委员，组成中国国民党四川临时执行委员会。

广州国民党中央，因石青阳等没有遵照中央规定，擅行改组，即未分发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给他们。他们叫嚣“中央屏绝四川，剥夺四川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谓“中央规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选举，要由区分部办理，不合实际，易生流弊”。妄称此次选举，当问其有无组织，不当问其已否改组。他们公开诬蔑广州中央委员会溺职、颟顸，所定选举期间太迫，原定选举办法有根本上之错误，须加修改或废止，提出书面抗议，由上海执行部转陈，企图破坏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召开。

二、吴玉章同志回川整理党务

鉴于四川党务工作的重要，一九二五年八月，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吴玉章为四川省党部筹备员，并办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川代表选举事务。吴玉章同志为力求团结，到重庆后，争取合作，因而作到在渝同志重新公推黄复生、朱叔痴、陶冏士、唐德安、邓燃修、郭崇棨(云楼)、张赤父、谢宝珊、吴玉章等九人为四川临时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推吴玉章任组织部部长。为了贯彻三大政策，推动革命前进，玉章同志当找黄复生、朱叔痴等商量，提出整顿国民党的计划：第一、要有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第二、要培养一批效忠革命的干部；第三、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活动；并拟先办一个学校，一方面可以集合和培养一批干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据点。黄、朱二人听了都摇头说："现在人家听到政治和党派就头痛，已经参加国民党的不过是挂个名儿，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今后也未必肯加入。你的想法倒不错，只怕是白费力气"。并说："你以为办学校是容易的事情吗？我们很久想办学校，都没有办成呢！"他们起初就以消极的态度来抵制整顿。

吴玉章同志见着这批人既不能说服，不可与谋，乃找着杨阆公、杨伯恺、冉钧、张锡畴、张克勤等同志商量，他们大多已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立刻就动手干起来了。玉章同志当把廖仲恺给他的一千元党务活动费全部作为办学校的经费，并把他私人在川江轮船公司的两张股票拿出来押当，亦作学校开支。他们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辞辛劳，积极筹备，这所新办起来的“中法学校”，九月四日，便在重庆大溪沟谭家花园附近的一座房子里正式开学了。玉章同志自任校长，童庸生任教务，杨伯恺任训育，张克勤任事务，杨阆公、冉钧、肖华清、漆南薰等同志兼任教员。附近各地进步学生闻风而来，开学即有二百多人。① 接着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亦在中法学校内成立，由杨阆公同志任书记，冉钧同志任组织，吴玉章同志任宣传，积极开展革命工作。

玉章同志同时又积极着手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把省党部由冉家巷迁到莲花池新址加强工作，拟具各市县党务计划，选派各市县筹备人员。截至十月廿日止，各市县已成立四百四十个区分部，共有党员八千余人。② 旋得广州中央党部来电，指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延期于十月底办竣。玉章同志当即指导各市县依法选举。十月廿九日选举结果，计选出吴玉章、杨阆公、童庸生、邓懋修、黄复生、廖划平、谷武和七人为出席代表。除黄复生外，其他都是当时的左派或共产党员。右派意图破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未能得逞。是月卅日召集执行委员会，通过省和市县的代表大会组织大纲和选举法，分发有组织的各市县，限于一月内成立市或县级党部。各地党务工作随之展开。

三、右派张赤父等劫夺印信
逼省临执委会迁移成都

由于省临执委朱叔痴等，对中央整理党务采取消极抵制态度，故在玉章同志整理期间，朱叔痴表示他是同盟会员，不是国民党员，再三辞职，不到会办公。郭崇榘、谢宝珊、张赤父以省议员的身份，借谋省议会的复活，亦离渝赴省。陶囧士则潜心佛

典，不问党务。在玉章同志及邓懋修委员当选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即将离渝赴会之前，曾作决议：由于省临执委或因事离渝，或请辞职，在最近期间，除例行公事，仍由秘书处邓劼刚、冉钧、张克勤等照章办理外，其重要事件，暂行保留，俟负责人回渝时，再继续进行，并通告各级党部知照。

殊吴、邓两负责人赴粤后，张赤父即潜行由成都返渝，与朱叔癡等密谋将省党部迁省，以图瓦解以玉章同志所主持的、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共合作的党务机构。十一月廿五日，张赤父写信给邓劼刚，嘱发通知，订于廿八日午后一钟召集省和重庆市党部联席会议。邓劼刚与冉钧、张克勤等研究，以不明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何事，未予办理。阅日朱叔癡、张赤父到莲花池省党部，大责办事人员不听执委意见，坚持即刻通知召开联席会议。廿八日的联席会议，省党部除朱叔癡、张赤父外，仅邓劼刚、张克勤二人参加。市党部则到有胡汝航、杨学优、曾砚愚、曾吉芝、刘浦生、张象乾、汪若愚等。他们已是右派骨干，即与张赤父等呵成一气，由张赤父主席，曾砚愚记录，强行通过决议："据省执委郭云楼、唐德安、谢宝珊两次来电催促省党部迁省，经联席会议通过，同意迁省，所有省党部应当结束事项，由张赤父、曾吉芝、邓劼刚负责办理。一面呈报中央及上海执行部，一面通知各级党部。并限于十二月二号将省党部应办事件截止，遇有投交省党部文件，由市党部代收转交"等语。邓劼刚、张克勤以与吴、邓委员赴粤前决议不合，退席抗议，拒绝签字。接着张赤父天天到莲花池省党部催促结束，将文件印信交渠接收。邓劼刚等皆答以俟中央回电后再行决定。但至十二月十号，张赤父竟不待邓劼刚等到场交代，即自行将文件印信携去，送交成都。③迨一九

二六年元旦，中央复电指示，准省党部仍在重庆办公，日常事务，仍由邓勃刚、冉钧、张克勤等办理。右派阴谋，又即破产。

接着广州中央党部添派李筱亭、陈宣三、张克勤、邓勃刚为委员，组成在吴玉章指导下，以李筱亭为首、新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前次赴粤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杨闇公、邓懋修等亦先后返渝，共同努力，积极开展党务，发展工运、农运，并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廿一日通告各级党部严肃纪律，整顿组织，原文如次：

“查本党改组以来，即有一部分堕落分子，不特不努力革命，并时有破坏本党之反革命行动发生，同时少数不解总理主义及本党革命策略者，更先后演成分化现象，使本党益起纠纷，革命事业不能尽量发展，殊为遗憾。然幸赖先总理及吾党努力、革命同志之坚决奋斗，使得有吾党今日之成绩。乃不幸而先总理逝世，少数不肖分子仍不能感化其顽固观念，勾结反革命派演成非法之西山会议、破坏系统，违反纪律，使中国革命前途无形受其牵制。本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会，对于西山会议少数叛逆分子，已分别惩戒，正吾党向前发展之时机，证以过去一年之事实，吾党主义已能深入群众，帝国主义与军阀崩溃之现象毕露。吾党同志当以善体先总理四十年艰难奋斗之遗志，以实现吾党主义与政策，完成中国之国民革命。乃四川僻处西陲、交通滞塞，举凡吾党真相、世界情势，同志不能尽情明晰，至有少数自谓总理信徒，罔识大体，破坏吾党纪律与系统，或则附和叛逆，而造第二省党部，或则倡言于四川创设独立国民党。谓其不顾革命，而过去功高望

重，谓其爱护本党，而事实已成叛逆，平居狂吠，惟知反赤排俄。夷考其行，专事破坏革命，虽经中央党部一再申令劝诫，无如鞭长莫及，言之谆谆，听者藐藐，追思先总理之遗训，遥念吾党革命之前途，曷胜惋惜。本党部不能使先总理四十年奋图之革命国民党，听令少数叛逆破坏，不忍亲爱同志误入迷途，撤散革命战线，为保存系统纪律计，绝对接受广州中央党部命令，执行本党固有职权，特与各同志相告如左：（1）拥护广州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2）拥护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3）拥护广东国民政府；（4）反对非法的西山会议；（5）否认破坏系统之上海伪中央党部；（6）否认石青阳……等。右列六项，务希各县市各级党部，奉到此项通告后，限两周内用正式书面来部表示，否则本党纪律所在，不能听四川党务破坏，同志自由行动。至于重庆市党部少数附和伪四川临时省党部分子，广州中央党部有明令查办，一俟查办员到达时，自有相当办法。我忠实革命之同志，幸勿徘徊观望，模棱两可。须知吾党系统纪律，有非感情私谊所能容许者。吾党为革命报国而建立、吾党同志为实行党义而集合，拥护本党系统与纪律，凡我同志与有责焉。特此通告，并盼切实遵行，是为至要。”

四、右派成立总土地省党部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谴责了西山会议派，并开除了邹鲁、张继、谢持、石青阳等人的党籍。这批右派集团，不知悔悟，反在上海就原上海执行部组织中央机构，以与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抗。当邹鲁、谢持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上海组织国民党中央机构时，黄复生、朱叔痴即由重庆前往接洽，表示拥护。旋上海中央党部即派石青阳为指导员，黄复生、陈敬修、唐德安、宋绍增、张赤父等为委员，于三月一日在重庆总土地成立省党部（一般简称为总土地省党部）。④

重庆市党部原来就为右派所把持，玉章同志也未及加以整理。这时石青阳、陈敬修、张赤父等，便与市党部的王濮生、胡汝航、曾吉芝、曾砚愚、刘浦生等联成一起，招纳地痞、流氓、袍哥为党徒，并组织“青年军人学会”“武士会”等，篡夺商会、工会等组织，勾结军阀，勾结国家主义派，联合一切旧势力，公开与忠实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蓬花池省党部为敌，破坏一切革命工作。七月，四川军阀刘湘特委石青阳为川东边防总司令。石得此头衔后即发表大团阀曹璧阳、唐八举等十个路司令，大肆招兵买马，拖团枪，收土匪，组织反革命武装，一时乌云密布，反动气焰高涨。

五、“四·二五”事件

右派机构建立后，为了大张声势，煽惑群众，定于四月二十五日，假重庆总商会地点，开党群大会。由石青阳讲演“国民党为什么要取消共产党人的党籍？”，王濮生讲演“国民党之使命现在与将来”，陈敬修讲演“赤俄共产党在恐怖时代之状况”，曾砚愚讲演“国民党与工农人之关系”，张赤父报告临时省党部组织经过，题目虽各有不同，但都是集中诬蔑和攻讦左派与共产党，说共产党如何采取恐怖政策，将来要“共产公妻”；国民党左派是受了共产党的挟持，盲从附和，是忘掉了三民主义的根

本，等等。莲花池省党部针锋相对，亦于是日发动青年学生和工人，组织若干宣传讲演队在各大街口讲演，特别在总商会门前，商业场各街口、县庙街、状元桥一带宣传队较多。他们除口头宣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外，并散发传单十余种，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所印“中国国民党左、右派分化之原因”。它对右派的划分作了历史的叙述，并着重揭露右派的主张是：“变更中山的讲演和著作、妄自立说、倡办孙文主义学会，反对中山联俄政策，勾结国家主义派，认定时势造英雄，只讲个人利益，不管民众利益，要造成英美式的伪民主来剥削民众”，等等。同时指出右派的行为是：“割据地盘搜括，专门不做革命的建设；盘据议会猎官贪财，专门结纳军阀；大抽鸦片、蓄妾、挟娼、滥赌，挥金如土；广招土匪，尅扣军饷；引诱青年工贼到处打架，争夺党部地址，”等等。⑤一面宣传讲演，一面散发传单，并大呼口号，“要革命的向左转，不革命的滚过去”。右派在总商会里面讲演，左派在外面宣传，彼此针锋相对，愈讲愈激烈。但是里面的听众急剧减少，外面的群众则越来越多。右派看到这种情形，恼羞成怒，乃将原来准备的流氓、武士数十人，手持木棍铁尺，蜂拥而出，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赤化党，冲向正在宣传的人乱打，登时打伤十余人：川东学联总务主任张锡畴面部六伤，中法大学学生秦治登头部受伤，巴师学生牛正昆脑后受伤，李克坚头部、手臂受伤，李孝慈牙齿打坏。一时秩序大乱，交通阻塞。旋由黔军第五师开来手枪队一连维持秩序，打手始散，恢复交通。

当时莲花池省党部曾请法院验伤，并请依法治罪。乃法院慑于右派石青阳的恶势力，不敢审讯处理，即用推拖的办法来应付。后由黔军王植之、吴厚安等设宴调停，石青阳等反欲强迫李筱亭

同志，同意两个省党部合并。李筱亭同志即席指出：党员应守党纪，当前的问题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不能私自调和，应候广东中央党部解决。⑧彼等无言以对，默然而散。

这个案子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右派的罪恶已为群众所认识，右派逐渐为群众所唾弃。

六、“六·二”事件

一九二六年五月卅日，莲花池省党部在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的领导和支持下，发动各界举行大示威游行，借五卅惨案周年纪念，鼓动群众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建立废约纪念碑。当日参加群众万余人，沿途高呼口号：“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人在华一切特权，拥护广东革命政府，铲除卖国军阀，扫除一切反动势力，取消苛捐杂税，反对滥铸恶劣币，打倒团阀、劣绅、工贼、商蠹、学棍”等等，全城民众大为振奋。次日，《新蜀报》报导游行盛况，载有重庆联中与二女师两校教职员学生没有参加游行，深为遗憾。右派石青阳等借此与国家主义派勾结，推波助澜，支使两校学生与《新蜀报》生事。当时国家主义派的要角徐孝匡正任联中校长、杨叔明任二女师校长，把持两校作为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六月二日，即由重庆联中训育主任张闻骏、教员罗圣安、张之纲，二女师教务长罗治安、教员宋继武等纠合学生多人，啸聚《新蜀报》社辱骂滋闹，并拖出编辑主任周钦岳百般侮辱，唾面掌颊，游行示众，旋押至二女师，胁迫订约，逼其向众行礼道歉。引起重庆舆论界的公愤，由《四川日报》社长吴自佛等发起组织重庆新闻界雪耻大会，发出通

电，要求惩办主犯，撤换徐孝匡、杨叔明等狮子狗。原文如次：

“教育乃立国之本，学校为人才所自出。青年头脑纯洁，理智未明，启迪陶融，师资是赖。为教员者应如何因势利导，以身作则，顺时代之潮流，导学生于正轨。乃有重庆县立联合中学训育主任张闻暌，教员罗圣安、张之纲，省立二女师教务长罗治安、教员宋继武等，因本埠新蜀报社六月二日登载五卅周年纪念游行大会新闻，以两校未有学生参加，认为美中不足。即或记载稍有失言，按诸报纸习惯，该两校负责人尽可直接函社，请其更正，抑或认为报社别有存心，故为毁损两校名誉，亦可诉诸国家法院，听凭法律之公正制裁。不意张闻暌、罗治安等，以堂堂青年师表，竟效暴徒行为，率领男女学生多人，假群众之美名，采直接之手段，撞入新蜀报社，恃众胁迫，横施侮辱，将编辑主任周钦岳君抓出报社，毒打凶殴，且复劫持游街，恣情叫骂，唾面批颊，备极凌虐；最后迫入二女师校，禁锢室中。同人闻之，异常悲痛，当经同业数人冒险交涉。所幸两校教员学生理性犹未全灭，几经口头辩诘，卒将周君救出。同人本约法赋予之权利，兼为保持本界之尊严，认为此事关系国家纪纲，法治精神极为重大，特于本月江日召集本界全体同人，公开会议。佥谓教育为神圣事业，教员为学生表率。今以知识阶级之青年导师，而有此逾越轨范之蛮横行动，国法崩坏、伦纪何存。且为华洋荟萃之区，军警森严之地，所谓社会优秀分子，竟有无理顽顸行为，岂特侮辱本界全体人格，实亦有玷国家文明体面。当经同人一致决议，成立重庆新闻界雪耻大会，除张闻暌、罗圣安、张之纲、罗治安、宋继武等触犯刑律

部分，应向法院提起公诉，静候法律之正当解决外。查张闻暌等身为教师，不自检束，蔑视国家法典，出此野蛮行为，何堪再任讲席，为人师表，应请△△爱护教育事业，铲除害群败类，迅予行政处分，将张闻暌等教员职务，立即开革，并通告全省，不许再行滥竽，以贻吾川教育界全体之耻辱。至联中校长徐孝匡、女师校长杨叔明主使学生，出此暴行，事前多方鼓动，事后复无正当补救方法，足征阴险诡谲，污辱学府，亦请立即撤换，依法惩处。不然吾川教育，有任若辈之尸位把持，行将沦为破产，永无整顿之日。临电悲愤，不暇择言，披沥直陈，竚候垂察。”⑦

当这件事情闹得最严重的时候，正是刘湘、杨森联合驱袁，迫袁祖铭的部队撤离重庆，川军入城之际。右派石青阳等借此机会，栽诬莲花池省党部负责人曾与黔军密谋，拒绝川军入城；并说是“赤化党”，多方告密，罪列数十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⑧幸玉章同志此时业已回川，整个中国革命形势已大有变化，刘湘正在观看风色，此事遂寝。

川军王陵基、蓝文彬入驻重庆后，与右派、国家主义派勾结甚密。重庆各报虽辟专栏，天天登载雪耻会指责徐孝匡、杨叔明的文章，及成都、乐山、南充等地的报界和工农组织，函电纷驰，要求惩办祸首。事情闹了将达一月，彼等并不慑服离职，几使新闻界无法下台。后由郭勋祺设宴调解，由张闻暌等教员自行辞职了事。

七、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七月间，北伐大军在广州誓师出发，顺利进入湖南，连续攻克了长沙、岳州。八月底，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力的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打败了吴佩孚的精锐部队，长驱北进，相继攻克汉口、汉阳。十月十日更打下了武昌。国民党重庆莲花池省党部所属各县的组织和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全力支持下，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便在重庆胜利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重庆市、成都市、华阳、南充、宜宾、内江、江津、泸县、江北、巴县、綦江、南川、合川、邻水、合江、营山、简阳、万县、彭县、安岳、射洪、涪陵、荣县、高县、珙县、长寿等县市和特别区的代表冉钧、任煜（白戈）、陈仲宏（陈毅）、程秉渊（子健）、王文鼎、漆南薰、熊子骏、邓作楷、刘愿安、李嘉仲、肖华清、陈翰屏、钱文华、吴匡时、吕寒潭、吴季蟠和妇女代表程志筠、凌均南等一百零六人，绝大部分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大会推举杨阁公、刘伯承、李筱亭、吴匡时、李嘉仲为主席团，熊子骏为秘书长。秘书处的重要职员多为共产党员，如刘愿安为秘书处文牍股主任，冉钧为议事股主任，任煜为速记股主任兼新闻发布。⑨

会议历时十五日，除了省执行委员会李筱亭、邓劼刚的党务报告和各市县的工作报告外，会议对总土地右派分子的处理，亦作了决议：（1）凡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除名，及本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议决应除名者，如石青阳、黄季陆、宋绍曾、陈

敬修、黄斗寅等，在本省有政治势力，应一律驱逐出境。（2）唐德安、陈天民、黄复生、汪若寐、曾砚愚、刘蔚芊、刘浦生、张赤父与西山会议及上海伪中央叛党分子勾结，组织四川伪省党部，破坏本党，应予以除名处分。（3）重庆市党部为叛党分子所盘据，应予以解散，从新登记。（4）凡本党政治势力所及之地，一切伪组织均应予以解散。（5）董健吾、胡汝航勾结叛党分子，应予以警告，限二月内具悔过书声明，否则应以叛党除名处分。（6）凡现在尚列名伪中央各级党部及所组织之会社（如孙文主义学会、青年军人学会等）分子，限二月内向省党部声明脱离，否则予以除名处分。

大会选举杨阆公、朱玉阶（德）、刘伯承、李筱亭、吴匡时、熊子骏、邓劼刚、杨吉甫、刘公潜九人为省执行委员，刘愿安、陈宣三、张克勤、程仲苍、廖划平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向时俊、李嘉仲、陈达三、吴剑秋、傅双无五人为监察委员，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执监委员会。

大会最后通过由杨阆公、刘愿安、陈宣三三人起草的宣言，胜利闭幕。大会宣言原文如次：

“（一）中国之现状：自五卅惨案发生，中国民族运动飞跃突进，转入新的时期。本党民族主义，素为一般民众所忽视者，至是均愿竭诚接受，一致以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口号。各地不断地反帝国主义运动，使帝国主义八十余年在中国之侵略地位根本动摇，尤以省港罢工之坚持，使香港日趋衰落，沦为荒岛，予英帝国主义以莫大之打击。此种民族运动之勃起，有可以使中国国民革命无间断的进行，以达于成功

之可能。帝国主义者深感觉其崩溃之时期将至，为保持其侵略地位起见，不得不倾其全力，以图破坏我国民众之民族运动。于是此一年中，遂成为中国民族运动斗争最剧烈之时期。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自来惯用其甲必丹政策，故中国军阀因有帝国主义之豢养，作恶益大；而帝国主义因有军阀之勾结，其为害益深。自曹、吴覆败后，因本党宣传力量，波及北方，于是有接近民众武力之国民军的兴起。帝国主义者向所用以制中国民众之甲必丹政策，至是不复适用。至当五卅惨案发生之际，英帝国主义者仓惶失措，不惜倒行逆施，采用威胁政策，为广大残酷之屠杀，出此恶劣政策，不特不能镇压中国已觉悟之民众，反使中国各阶级人民团结益坚，奋斗益力。狡黠之帝国主义者，知非变换其策略，不足以适应此新环境，于是处心积虑，而有反赤运动之号召。此反赤运动之口号，意在破坏中国各阶级民众之团结，为帝国主义者最狠毒的政策，其卑鄙之术至为复杂，亦至为阴险，兹举其重要事实如下：

第一、以巨万之大借款，收买奉系军阀，于是张学良在上海、张宗昌在青岛、李景林在天津，均力为帝国主义者效忠，诬爱国之民众为赤化，摧残而枪杀之。

第二、诬陷中国民众之民族运动为赤化行为，使小商人及一部分懦弱之智识阶级，均退出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而国家主义者之醒狮派，且有意无意地附和其说，使学生群众中发生不应有之分化与破裂。

第三、以关税二五附加，饵段祺瑞及安福系、政学系诸政客，嗾使其压迫民众之一切爱国运动，致有“三一八”大惨案之发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